

惊慌

李钢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惊 慌

李
钢
音
著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慌/李钢音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5

ISBN 7-221-05144-5

I. 惊…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953 号

惊 慌

著 作 人: 李钢音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 (0851) 6828570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6.875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144-5/I·1146

定 价: 9.00 元

序

卢惠龙

我越来越失语于我们的文学创作状态。无聊时，我曾翻阅旧作，这使我浑身煊热，我本人也在主流文学领域，或者说重一点，在文化霸权领域逗留了太长的时间，我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习惯从政治的、历史的框架中摹写人生、逼近人生。这原本也无大不妥，如王蒙所说，“近百年的中国人的命运主宰之神，差不多就是政治。”文学都是时代的嘛，这不也很逻辑吗？《班主任》、《乔厂长上任》、《乡场上》，二十年过去了，当时走红的情景，大抵还记忆犹新。

时代往前走了，文学从中心位置回归边缘地带，说回归，因为文学本来就不该处于中心位置。文学创作的人群、观念、趣味都与当时大相径庭。我依然关注着这种变迁：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缓缓到来，一个追求功利、追求成功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追求多元化的历史语境已经形成，文学创作上个人化写作越演越烈。我的失语就在于此，是我们的文学果真严重衰退了呢，还是我的观念出了毛病？

我读李钢音的小说，始于1991年，那年4月，《山花》发表了李钢音的一组小说，有《横穿马路》、《敲开这扇门》。当时我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年轻人有他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次，李钢音要出小说集，取名叫《惊慌》，要我为小说集作序。我很犯难，只好把集子找来读了一遍。读后，

我心情感沉重有加，思索一番，只有把感受如实道来。

在《惊慌》这部小说集中，《惊慌》倒是一篇出色的小说。《惊慌》里的那个小女孩，生命伊始，就很沉重，她看到了人的心就像一块玻璃，上面糊上了很多脏东西。我模糊地感到，这很真实，也很残酷，这和很多年前写的那篇《敲开这扇门》中透出的消息，似乎一脉相承。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考斯认为，人类对艺术或视觉世界的反应，与其说是基于美学，倒不如说是基于动物的本能。从这一点看，《惊慌》中那个小女孩的感觉是真实的。何士光在看过这篇小说之后，在电话里对我说，其实我们的一生不也要不断地遭遇许多的惊慌？这是他在生发这篇小说的指向，也没错，也很深刻，并拥有哲学的意味。我以为，李钢音所描述的小女孩的周遭是很质感的，这种质感的生活给文学是带来了一种原始的冲击力，似乎可以自由地呈现生活原来的形态和过程了；不过，小女孩的日子还长，小说又隐含了伸越而去的生命之流，往后又会怎样呢？

在过去被政治支配的社会中，小说强化一种宏伟叙事功能，小说描写的生活是被意识形态认定的一种生活，作家很少或者很难面对个人生活。《惊慌》集子证明，李钢音和她的年轻作者们是抛开了那种被整合过的一体化生活，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衍变和更新。（注：当年作家们热心创作《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而今，大行其道的是《不谈爱情》、《口红》，更何况年轻一代？）李钢音笔下的人物，多是一些生命个体，而且描述的多是这些生命个体的生活片断和感觉，构成一种中性的自由的生活场，这些人物生活的理由不再是来自群体社会，而是个人随时随地的各种欲念和行动，这表明宏大叙事的范式之外，另一种存在了关注。在创作方法上，李钢音小说没

有多少情节,甚至没有叙事单元和结构,而场景的描述和言语的运用倒见功夫。

这种对当代小说的更新,能持续多久,还将走向何方,我依然失语,这就要看实践了。

2000年7月5日

目 录

序	(1)
好好活着	(1)
惊慌	(8)
我们院落的谜	(28)
空堡	(44)
梦魇列车	(87)
唱歌	(101)
季洁 26 岁的一天	(117)
横穿马路	(134)
没有故事	(149)
天光	(159)
片景	(171)
关于杨妹珍的个案	(194)
擦拭心灵的玻璃(后记)	(212)

好好活着

我奶奶学识字，是从她 16 岁那年，爷爷以 300 块大洋的聘金娶了她才开始的。这之前，她父亲在天津市井里开着小杂货铺子，惨淡经营的余闲里，除了泡烟榻、玩鸟，便是接连生下一堆的孩子。做大女儿的奶奶刚醒事就在家里当保姆使，偌大的天津卫她就识得几条巷道。虽说日本人打进来的那一阵，她在跟着爷爷一路南逃的途中，也坚持着每日里认下几个新字，并见着了当时混乱中国的各种悲喜剧和各色人物，但她要紧的活计是养大自己的孩子，孩子大了又得带孙子，她的一生，几乎就是不断扮演一个平常的旧式的母性角色。

待她从小学教师的职业中退休时，她才算跟爷爷过上了新近才成为时尚的“两人世界”的日子。然而，尽管流年似水，一个人守得住的还是境遇造就的习惯。老两口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数着墙上的盆景挂历度他们的晚年，记挂着儿孙们的成长与奔波。外面世界的热闹喧哗，只在小报上隔着老花镜走马观花地看看，寂寞的时刻有一茬没一茬地搭讪几句罢了。

我把自己发表的小说混在一叠小报里给他们送去，路上想，没有什么事比博得他们一笑更能叫我在乎的了。午后阳光斜照的屋里，爷爷仰靠在竹躺椅上听他的马连良，奶奶则坐在一堆碎布里挑拣，准备拼凑一个座垫子。她说：“就是，一把屎

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你当容易？好歹也该有点儿长进。”然后，翻开杂志推远了眯着眼看，只看了插图便合上了，说她的眼睛现在见字儿就胀痛，留着慢慢读吧。她毕竟高兴，一个劲儿地用狐疑的笑眼瞅我：“死丫头，你这粘粘的样儿也当了作家？”她对爷爷喊：“你瞧老爷子呢，你孙女儿都发表文章啦！”喊了几声，爷爷的眼睛才睁开一条缝，蜻蜓点水般瞟我一眼：“哼，就她那点子出息！”收音机里的那板腔喊到了紧要处，他的头照例地轻晃起来。

我蹲下来跟奶奶一块儿在碎布里划拉，说起小菜涨价和她的风湿性关节炎，捞起她裤筒看看，膝部倒不见发肿。奶奶说：“你都写了些啥呀？”我说：“有啥就写啥呗。”“嗤——”她从鼻孔里笑了一声：“好大的口气！就你这年纪的丫头片子能有个啥，是吃了几斤盐哪还是过了几座桥？吃饱穿暖了，想男人写男人呗——花前月下、眼泪鼻涕的！”我笑得差点儿跌坐下去，又到底有几分羞恼：“胡说吧您！以为都跟您那会儿似的，个儿还没长足呢，就盘算怎么着赶早把自己嫁出去？”她费力地剪一块帆布，头也不抬，把个稀疏的头顶对着我：“别以为人家给你脸了，把文章给登出来了，就以为自个儿腾云驾雾要升天啦。咱那社会识文断字儿的，还不就跟茶房、车夫、剃头的、唱戏的、当差的一样，劳累一辈子吧只能糊个口。虽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依我看哪，折腾来折腾去都是生活给逼的。我嫁你爷爷那天眼泪都哭干了，为个啥？就为了惦记着我还没跨过学堂的门，像有钱人家小姐那样背着书包念书哪！”我不言语，仿佛有历史的滚滚烟尘从心头卷过去，留下些叫人伤怀的残迹。

奶奶忽然搁下手里的活计，混浊的眼昏朦地看住我说：

“对写文章这回事儿，我一直有那么个想法！”我心不在焉地应了声，继续想着个人在他偶然进入的那段历史里的宿命。她自言自语地往下说：“你说这文章吧是人写的，可是怎么写出来的就不是个真的人了呢？文章里的人，像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看着谁都体面，坏人也坏得好像没长着颗人心。看文章的人也着了魔似的，明明知道透着假，偏就相信偏就爱看。我就琢磨着，写文章的人都有点儿不正常，自己还不知道这生活有多难，这人是怎么回事，就舞文弄墨地骗自己骗别人。话又说回来，世界上要是没有文章，人活一世就更没劲了，猪狗牛羊似的，吃了睡睡了吃……”我几乎吃了一惊，这是我奶奶想的问题吗？在这番逻辑含混的话里，藏着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的基本命题，纵贯人类文明史，多少人为阐说它们“穷经皓首”，多少笔墨用在对它们的描述上。而我奶奶的生活，只是从一个市井转入另一个市井，中间牵连着一漫长颠沛的路途。霎时间我觉得奶奶有些陌生了，也想不出什么话接她的茬儿。跟“舞文弄墨”的人在一块儿，我从来不肯被人家弄到无话可说——都一样说着梦话，可以天马行空任灵魂上天入地地漫游；而在我奶奶这样的人面前，我只愿意倾听，他们无力借助语词，他们的话像石子儿一样粗糙而硬实，砌在自己的那片泥土里。

爷爷终于憋不住，沉着老嗓依呀地唱开了。天光像一些温热的水流在屋里无声地滑动，这是我依恋着的一种平淡日子的气息。心里暖洋洋懒洋洋的，就想拿奶奶打趣，问她：“那您倒说说，真的人是啥样儿的？”她显然有点为难，忙着手上的活，又提不起心力深究，敷衍着说那翻陈辞滥调：“人活一世，吃喝拉睡、生儿育女，最后两腿一蹬一了百了呗。”我想着找点

歪理跟她绕弯子，她自己忽就想起什么，来了劲地吧嗒着取下了假牙的嘴说：“原来我学校里有个女的，本事不大可心眼儿多，仗着那条水蛇腰，吹嘘拍马跟领导睡觉什么都来，结果她还弄好了，评了先进上了报，报上把她说得一朵花似的。不了解她的人看了报谁会说不好？可实际上……”我“咯咯”地笑了，这才是我奶奶。没有那女的叫她心里疙疙瘩瘩的，她也许不会去管做文章和真实人生这样的事的。她也笑，嗔怨地瞪着我：“跟你就说不了正经事儿！”那边屋里的收音机“啪”一声关了，爷爷打了个惬意的呵欠，冲这边说：“几点了？还不做饭磨蹭个啥哪在那儿！”

过了几天我又去，躺在沙发上看书。楼下易婆婆来了，只爬两层楼就喘了好半天气。开始也没留心她们嘀咕些什么，后来耳朵里钻进奶奶一句话：“你说这作家到底是啥东西？”易婆婆操着她的湖南话说：“作家了不得哟。你家娃儿些就是争气，我家那些，哎哟！”奶奶说：“咋儿晚上我睡不着，想起这丫头打小就没出息。一只死老鼠就吓得她满屋蹦窜，带她上街见小流氓打群架，抱住根电线杆子死不撒手，痴痴呆呆地也不知躲躲。念书吧，成绩一塌糊涂，成天抱着闲书看，我从上课看书的学生那儿没收来一本《半夜鸡叫》，被她翻得脱了线卷了边儿。她咋会当作家呢？这一想，哦——，我明白了——她没别的本事嘛。啥事都争不赢人家，人家丢下的事儿她也捡起来想，三弄两弄的，这思想就出来了。”易婆婆急着约她去打麻将，两人丢下话头出门约人去了。我正读到张爱玲散文《论写作》里最后那段话——“‘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我却是寒怯着，想到那天下之大，那种对自己深痛的怀疑又袭上心来。我奶奶虽然有过一场生死无依的漂泊，但她

有自己固守的精神家园，狭小却安全，可我的漂泊是无形无迹的，它攫住了我的此生……

奶奶开始读我的小说了，一天几十行。我建议她该有更多的消遣，到公园里练练香功什么的，她说扔爷爷一人在家心里不踏实。那天她在厨房里揉面，我坐在一边捡韭菜，她叫我“钢音”，我有点诧异，她很少这样叫我，平素里都是“死丫头”长“鬼丫头”短的。她说：“我见你写到小时候的事儿，就想起自己的那些个过去来了。别以为你奶奶生就一个烧饭做菜的丫头命——别耍赖，你那点心眼子奶奶还不清楚？——我年轻那会也想写点什么呢。跟你爷爷刚结婚那阵儿，有一年下大雪，下得满世界的白，你爷爷从他同事那儿借来一部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多稀罕啊！他把我放在前边横梁上，自己在后面蹬。我害臊啊，夜晚熄了灯不觉得，白天一见你爷爷就脸红。我见那轮子在雪地上碾，你爷爷一个劲儿地说别怕别怕，我这眼泪就往下落了。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誓：赶以后学会了写字儿，得把那天记下来，忘了多可惜呀！还有那回在南京，我跟刘太太还在街上买布打算缝件旗袍呢，小日本的飞机就来了，天上地下都乱了套。我跟刘太太不要命地跑，一颗炸弹落在她前边儿不远，好大一块弹片炸进她肚子里，肠子慢慢流出来了，哭一声都来不及就断了气。我就翻江倒海地吐，边吐还边跑。跑到一条河边我就想往里跳了，死也得有个完尸呀！人这一生遇见的事儿多啦！生你爹的时候，我们正住在一间破庙里，荒村野店的连个接生婆也找不着，你爷爷就用随身带着的一把小剪子给我接了生。他比我还累，那身汗出得差点儿虚脱了……”水开了，她忙着擀面，收住了话。水雾在厨房里漫开，模糊了奶奶的追忆，我心里却聚起满得快要溢出的悲欢之感，言

说不尽。人是一粒长在藤上的种子，藤蔓伸进岁月里，人却是要落在地上，重演发芽结果的故事的。

这一天我刚进屋，就被奶奶急急地叫了去。正是缠绵的雨季。她的关节炎终于严重了，斜靠在床上翻那本杂志。她拍拍床沿叫我坐下，开口就问：“啥叫存在主义？”我想了片刻说：“就是活着的意思呗。问这干什么呀您？叫您上医院就这么拖着……”她的脸上转瞬挂起了怨恼之色：“给你写评论这人是谁呀？”我莫名其妙，对她说：“你不认识的。”“你瞧瞧——”她在那一排排铅字里搜寻着：“……不加掩饰的性意识。多损哪这人！不加掩饰？是在兜着圈地骂你没羞没臊呢！”尽管外面阴晦的天色和淅沥的雨声让人不由自主地烦忧着，我还是俯在床上笑得接不上气。奶奶焦躁地拍打我，她还憋着一肚子话：“哎哎，你老实跟我说，你写男的女的睡觉的事啦？”我说：“您就知道那叫睡觉。现在改了，人家管那叫……”奶奶认真的模样让我觉得这种谈话十分荒诞，说不下去了，接着笑。她正色道：“就那回事呗，管它叫个啥！男的，没一个好东西，他跟你睡觉就为了图自己痛快，叫你给他传宗接代，意识意识的，你还当你撂了好去？”这回轮到我真有些羞臊了，捶一拳她的腿：“您别不加掩饰好不好？难听！”她没好气地笑着：“我是想起养你那么大，啥话都说尽了，就忘了提醒你这个。别叫人花言巧语给骗了，受罪的日子在后头等着哪，世上哪有后悔药吃呢？”我又一次看见奶奶真的老了，皱纹直陷入脸腮里去。一阵酸涩兜上心来，还有谁能像奶奶这样，轻易地瓦解着我心底的笨重呢？可是，我挽留不住她一天天地老下去……

周末一家老小都到齐了，发现奶奶的脸色苍黄着。爷爷说：“怪谁？这死丫头！拿她写的个破玩意给她奶奶看，害得她

成天啥事儿都翻箱倒柜搜出来想，晚上在床上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愣揪住我瞎扯，弄得我大白天呵欠连天的！”家里人都怨我，说以后写了什么留着自己看吧，奶奶老了，健康是头等大事。奶奶端上菜来，指着爷爷的鼻尖说：“还有脸说呢！小时候我请个当医生的家长给她矫正那两瓣虎牙，铁丝箍着，这丫头一哼哼，你就心疼得赶紧给摘了。要不然，长一口好牙，在电视上当个播音员，风风光光的，千人念万人想的；再嫁个好男人，一辈子多舒坦哪！这倒好，爬格子去了。我这看的人都成了这样，她自己个儿不是更累得慌？”

我走到阳台上去，想着这七嘴八舌的家宴总有一天会散的，正像奶奶生命里的那个雪天，嘴里的饭就和着眼泪往下咽着。离开爷爷奶奶身边的几年里，我周期性地被一个梦魇纠缠：他们病了或死了。梦里的嚎啕有濒死的感觉，醒来时噎出一身冷汗，像躺在舟子里在无边夜海上漂流……

真有那么一天，我能否忍住被割断血脉的疼痛？

会有那么一天的，爷爷奶奶教我懂得，人间温暖是许多条胳膊，拽住你向死亡滑去的生命……

易婆婆患脑溢血死了。我和奶奶趴在窗口，看楼下的窄道里，她的儿孙们吆喝着搭棚子设灵堂。

奶奶说：“人死如灯灭。我死了你们也别张罗，自个儿好好活着吧。”

我不知道怎么活才算是好，但我喜欢“好好儿的”这个字眼，念出声来，仿佛久远年岁里浮上来的一声叹息，又像楼下嘈杂市井里的一声问候。

惊 慌

阳光把窗棂的影子斜斜地铺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慵懒的风从院子里的一株槐树上掠过去。灰尘被阳光唤醒，从隐秘的角落升起来，跳着它们默默的、不为人知的舞蹈。

女孩蹲在门边洗脸，她的心兴奋着，脸上却绷紧了，好像又在跟谁赌着气。

这是多年前的一个午后，也是流逝了的时光深处的一个午后。阳光千年不变似的，照着这一片简陋的街巷，照出了房屋、窗棂和它们的影子，也照出了多年前的人们和他们的影子。

后来，这片街巷变成了废墟，废墟上又立起了城北那片高耸的楼群。女孩就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阳光依旧照耀这世界，她的童年却远逝了。

爷爷就坐在光影后面的竹沙发上，读一张包着食品回家的、残缺了的报纸。他的脸躲在了暗处，眼镜低低地压在鼻梁上。这样闲散的时分，所有人的喜怒哀乐好像都平息了下去，它们经历了一个上午的骚动，现在就躲在人的脸孔后面，蛰伏着，等候下一轮的出现。

阳光因此才占据了整个世界，宽阔而静默。

女孩洗好了脸，站到爷爷跟前，隔着光影和爷爷说话。她的脸上还残留着水的冰凉，手心却是灼热的，心里涌动了很久

的那种兴奋，好像就在她的手上挠着爬着。

“爷爷……”她喊了一声，尽量使声音显得很平静，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发生过，这只是她在渐渐长大的许多的晨昏里，无数次地喊爷爷中的一次。但是，她刚听见自己的声音，就捕捉到了内心里发生过的不寻常的一切，那是她一个人走在放学路上的时候，捏着两分钱的硬币到街口给奶奶买葱的时候，天色渐晚时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小凳上等着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夜晚借着月光久久地看着纸糊的屋顶上的一块水渍的时候，像潮水一样在心里涨了又退的想象。那些想象，仿佛和她已经过去了的平淡的日子没有关系，和她现在的同样平淡的日子也没有关系，和这阳光、这屋子、这一片像老照片般陈旧的街巷更没有关系。女孩也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究竟和什么才有关系，她只觉得自己的心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的心思，她被它们膨胀起来，像一只展开了翅膀的鸟，却明白自己是不会飞的。

爷爷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她，不耐烦地说：“又是啥事？看会儿报也不得清净！”

女孩有点沮丧，爷爷像一截枯老的树桩坐在那里，和她心里的那个世界隔得太远了。往常，他总是那么说话的，但现在，他那种无动于衷的神情和语气伤害了她。爷爷的世界是无动于衷的，是和这平淡的日子一个节拍的，但它却广大而深厚，时常不动声色地就嘲弄了女孩的世界。

女孩不愿意为爷爷分心，她的欣喜几乎就要按捺不住了，她只想早点走开。

“给我两毛钱。”女孩说。

爷爷放下了报纸，在口袋里摸索着：“上个星期才给了你

两毛，这么快就没啦？花钱你倒行！”

女孩开始恨爷爷了，他的千篇一律的唠叨，正是他的那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他怎么不知道，这日子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啊，可他越是唠叨着，这日子就越难改变似的。

女孩一下子烦躁得不行，她提高了声音：“你不给，我也不稀奇。王团长说了，我要是好好的，他还会发钱给我呢！”

“哟，”爷爷令人讨厌地笑了，“咱们这丫头有本事了，要挣钱了！好，好……”

女孩抬着下巴看着他，不理睬他的笑。

爷爷终于从口袋里掏出钱，递了过来：“省着点花，别在街上买零嘴吃，街上的东西不卫生，有传染病！”

女孩一把抓过钱，跑了开去。她一直跑出院子，跑到了巷子里，才顺着墙跟往前走。

巷子里有一道窄窄的、炽亮的阳光，抬头看去，天空也是很窄的一绺，几朵云迅速地溜了过去。层层叠叠的屋顶上，有鸽哨响了起来，开始还觉得遥远，辨不出是什么声音，然后就钻进人的耳朵里，在耳朵深处轻柔地震颤着，弥漫了整个的心。心也在这一阵震颤中，抖落了一天天积存下来的无端的懊恼，变得轻盈起来。这一刻，女孩发现，人的心是会在日子中变得沉重的，白天和夜晚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发生，但心却像被什么打磨了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创伤般的感觉；但是，心会在没有期待的一瞬间就变了，像脱了壳似的新鲜和宽阔。

女孩抬起头，让阳光晃花了自己的眼睛，然后又低下头，看着前后移动的脚步，还有洗褪了色的花布鞋。她欣喜地感到了自己的发现。她还只有8岁，她早就不耐烦自己只有8岁了，